

大易集義

十三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二十一

離震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旣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象口中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也二字當用刑刑法小則懲識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治一作矣

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

威震

乃用刑之象也

東萊呂氏曰噬嗑傳聖人觀齧合之象推之於  
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頴子未達一  
間亦間也鑽仰之勤其噬嗑之用乎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  
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  
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  
何以一作不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用字无利

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

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

刑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子路札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  
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  
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正蒙

新安朱氏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  
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顧口之象九四一  
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  
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

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東萊呂氏曰利用獄湏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湏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湏用

明與威治之然後无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无間只爲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間則自與天地合又曰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无礙者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去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

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湏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爲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

三五十一

周易

卷之二

四

五

柔非治獄之宜也

並易傳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

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

擊者是也

呂叔

易錄

橫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为文也。○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

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爻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二卦言也係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治獄故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威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剗也一成而不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三五

大易卷之六  
周易大傳

五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主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之意也人君以剛健爲德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也故所利惟用獄而已

自此噬嗑亨

漢上朱氏曰离震合而成昧爲頤中有物之象九四之剛頤中之物噬合也噬而合之剛決而上下亨矣推之人事上下之際有間之者強梗方邪奸宄弗率噬而合合而亨易傳曰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离貳怨隙者盖讒邪間於

其間也除去之則合矣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  
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此合兩卦言  
噬嗑與亨之義也夫互卦之變難知也聖人於  
噬嗑彖明言之其所不言者觀象玩辭可以類  
推固者爲之彼將曰艮震頤也責离而求艮离  
豈艮哉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噬嗑  
自否來否之時剛柔不分天地閉塞九五之剛  
分而之初剛下柔也初六之柔分而之五柔上  
行也剛柔分則上下交矣動而明則否塞通矣  
以陰陽言之震陽也离陰也雷動電明剛柔相  
易林卷之二  
交合一而成章則天地亨矣故曰剛柔分動而  
明雷電合而章此以初五相易合兩卦以言噬  
嗑之才也噬嗑除閒之卦不止於用獄言利用  
獄者專以六五言噬嗑之用坎爲律爲棘獄象  
也六五之柔得中而上行下據九四之坎用獄  
剛健中正足以當之六五柔中不當位也雖不  
當位而施之於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爲利矣或  
曰柔中足以用獄乎白人君者止於仁不以明  
斷稱也古之用獄者史以獄成告于正而正聽

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之者柔也三宥之然後制刑者剛中也制刑者有司之事不得已而聽而制刑者人君之德德歸於上有司不失其職於下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愛之斯戴之矣故曰人君之用獄无若柔中之爲利也臯陶之美舜曰與其殺不辜寃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夫殺不辜則民將以虐我者爲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天下樂推而不

三宥

易爻三十一

七

卷

厭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士師有司也曾子告之如此况人君乎觀臯陶曾子之言則在於寃失也在於哀矜也不在乎明斷審矣自易失其傳參之以申韓之卒人君用明斷決獄訟躬行有司之事其弊至於刻薄少恩民心日離思與之偕亡讀易不察之過也故不可不與之辨焉卦氣秋分也故大亥準之以闕

新安朱氏曰噬嗑以卦体釋卦名義又以卦名卦体卦德二象卦变釋卦辞彖辭中剛柔分以

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  
義不說噬嗑中之物 問易中言剛柔分者二  
一是噬嗑一是節此三字何義先生曰據某所  
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  
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何也先生曰偶於此言  
之其他卦別有義 雷電當作電雷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伊川先生曰象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湏並  
見之物亦有噬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  
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者明事理

卷之三

易傳

八

洪

三五

易傳

四

八

洪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  
故明罰勑法明則不濫勑則不苛易說

藍田呂氏曰噬嗑有所決而後合也噬嗑亨合  
乃亨也利用獄獄必決而後合也剛柔分動而  
明雷電合而章皆明斷之義柔得中而上行有  
恕心存焉

漢上朱氏曰勑當作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  
易避效電之明也正其法令以警懲憤效雷之  
動也九四坎爲律法也三不正敷法也上三爻

不正明罰也先王將明罰必先敕法非謂法其威怒以致刑此卦至爻變始有用刑之象

新安朱氏語錄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爲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先生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湏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又作盡

心堂記曰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宗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夫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厲之戒掲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屢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諛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爻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爲大

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犯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諦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屢校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諛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否下躰艮爲指在下躰之下爲趾  
巽变震爲足爲草木以草木連足指象沒矣屢  
校減趾也荀卿曰非紺屢紺枲也尚書大傳曰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中刑雜屢即傳所謂蕪  
草爲之屢要之中刑之屢或非或枲或屢或蕪皆  
示愧耻非无肉刑也慎子謂以屢當刖誤矣周  
官掌内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大罪者小  
罪之積否初六不正其行不已故屢校以沒其  
足使止而不行所懲者小所誠者大乃所以无

三畫四

易文林

十一

朱

咎震爲行艮止之不行也无咎正也卦以初上  
爲受刑二至五爲用刑者用刑貴中也王弼謂  
初上无位非也六爻非奇則偶豈容无位  
新安朱氏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  
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  
屢校減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  
而无咎也減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東萊呂氏曰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爲惡先從發  
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屢校減趾禁之使  
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

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它事乃切切  
在於禁其群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沉酣  
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爲  
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  
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  
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  
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  
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

三十四

四十一

仁父

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  
剛強之人必湏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  
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深至  
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  
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易說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  
動爲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

易說傳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  
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  
也鼻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爲閒者

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爲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來乃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陰爲膚柔而近革噬之爲易六三是也何以知艮陰爲膚剥六四曰剥牀以膚坤剥乾成艮也六三不當六二噬之中正而動剛乘剛而往所刑者當兌爲口故曰噬膚艮爲鼻二動兌見艮毀滅鼻也鼻在面中滅鼻則當息不息則勢不能久言三雖不當而二之用刑亦不過中故无咎二動宜有咎也

新安朱氏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

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膚腹脾滅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

東萊呂氏曰六二乘於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湏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

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罪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脰見冉求之聚歛則鳴鼓而攻之罪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

悖犯之如筮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

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

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

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過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

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六三

三字

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改所刑者難

服而反毒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爲剛陽故曰腊肉非礼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爲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咎而无咎也

易說

龜山揚氏曰顧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爲

間惟九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  
躰也六三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  
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客  
然噬終必合故无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鳥獸全躰乾之爲腊噬之最難者  
也九四不正間於上下之際強梗者也艮爲繫  
繆之屬离爲雉日燻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當  
以柔噬剛刑人而不服必反傷之故遇毒毒坎  
險也何以知坎爲毒師曰以此毒天下謂坎也  
小畜者六三位不當而柔也然无咎者動則正  
易說三十  
九五  
小畜  
兌見坎毀強梗去矣兌口噬也荀爽曰噬腊謂  
四也

新安朱氏曰腊肉謂獸腊全躰骨而爲之者堅  
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  
遇毒之象占雖小畜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  
也

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  
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  
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有深  
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

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熙役而治之在我  
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  
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  
正後已其意深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  
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  
肺肺肉之有聯一无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  
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

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  
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九无字四剛而明躰陽而  
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  
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  
也在噬嗑四最爲善。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  
戒於一作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傳易

橫渠先生曰五爲陰柔故喻乾肺能守正得剛直  
之義故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貞非艱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令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

並易

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  
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羣陰之中當除間之責  
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肺之象焉肺肉之有骨  
者堅而難噬也噬肺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  
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  
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  
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無訟也故曰未光也賜傳  
漢上朱氏曰附骨之肉謂之肺肺古文作彑橫  
渠謂五也六五柔中有剛在二剛之中曰漢之

乾肺之象肺比腊爲易比膚爲難九四剛直不  
撓往則克之得金矢也乾變爲金巽爲木坎爲  
矯爲弓離爲兵矯木施金加於弓上矢也金剛  
矢直噬之則剛直行矣四五易坎毀成頤噬乾  
肺得金矢也九四不正動而正唯恐其不正不  
足以噬故利艱貞乃吉不然則凶艱貞乃吉者  
以其道未光道光則安用艱貞哉或曰五君位  
四噬之可乎曰噬嗑爻辭取上下相噬明用刑  
難易而已不以君位言之卦五不以君位言者  
六卦訟也噬嗑也恒也遯也明夷也旅也訟不

言君者人君不以聽訟爲主故風美召伯頌言  
臯陶而已恒不言君者君道不可以柔爲恒遯  
不言君者君不可遜也明夷不言君者失君之  
則也旅不言君者君不可以旅也春秋天王居  
于鄭書出諸侯去國書奔噬嗑決獄有司之事  
非人君之職若以五爲君則二大夫三公四侯  
相噬何哉易不可一端盡也

新安朱氏曰豚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  
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  
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

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問噬嗑得金矢  
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曰  
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  
要底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  
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曰  
這箇湏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  
所在如剝石之類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  
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

自有此道理大抵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  
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湏以艱難正  
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  
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遇此所以遇毒而  
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  
吝終无咎也

東萊呂氏曰九四此爻爲間最大大凡噬乾肺  
乾內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爲間旣大湏用力深  
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  
艱其事又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

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爲漢大間王允誅之至  
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  
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  
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爲噬  
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  
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  
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

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  
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一往是危懼也

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  
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  
除天下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  
據天下之利勢噬之雖難與噬乾肺則異矣居  
中而處剛得黃金也噬乾肉得黃金雖不當位  
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如得當也其除間也  
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

易說

三十六十

易爻占

二十

金

漢上朱氏曰噬上也上剛而居柔離日燥之乾  
肉之象乾肉比膚爲難比肺爲易五與上易成  
兌口故曰噬乾肉黃中色離中之坤也上乾變  
爲金故曰得黃金言自五噬上噬之亦難噬之  
而服則於剛爲得中矣九居五貞也故曰貞五  
未易上有強不能噬於正爲厲於德爲有咎噬  
上九而當雖厲終无咎也故曰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者於五剛中爲當也或曰用刑言噬何  
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夫示之德讓使人安於  
至足之分則不爭不爭則无訟今物至於噬而

後合德下襄矣噬之當也猶愧乎无訟矧噬之  
有不當乎未流之禍怨亂並興反復相噬且方  
物同體而使物至於噬自噬之道也故四之剛  
直上九之剛未免於噬夫子曰必也使无訟乎  
良向曰三辟之興皆由叔世聖人之意不其深  
乎

新安朱氏曰噬乾內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  
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  
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身厲乃得  
无咎亦戒者之辭

東萊呂氏曰六五剛在四則爲直而已五得中  
則爲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  
能去其爲問者耳間既去則所得非外來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  
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  
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  
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  
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  
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sub>一无其耳</sub>

誠聰之不明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爲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不明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

易說

藍田呂氏曰顧中有物四之謂也三與五爲四所間皆欲噬而合之故四爻皆言噬六二噬六三六三六五噬九四九四復噬六三六五凡噬遇柔則易虧損乾財是也遇剛則難腊肉乾肉是也二下乘剛噬柔過分至於滅鼻然噬而求合不失乎中故无咎六三以陰居陽位既失當所以遇毒然物之所間不可不噬雖以失當小

三才圖

周易卷十一

十二

吝不進卒能噬之故无咎九四一卦之體已爲之間上下二陰噬之雖易理苟不直不能无凶故鈞金束矢必得其直利於難貞然後獲吉不足光也六五以陰處陽以柔噬剛雖正而厲也居中得直故得黃金以中噬不中雖厲而當故无咎也腊比乾肉禽獸全體有骨堅焉其噬也難五以上噬下故易三以下噬上故難

漢上朱氏曰四坎爲耳上九之三巽爲木巽見坎毀何校滅耳也上九有耳不明乎善罪大惡積陷于凶而不知宜曰耳不聰而曰聰不明何

也坎水離火日月之光火外景也於目爲視水內景也於耳爲聽視聽之用无非明也氣交則通精併則專曠者專視併耳之用於目也瞽者專聽併目之用於耳也上之三離目毀无見苦之明又不能專聽是聰復不明何校滅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

新安朱氏曰何貞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思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東萊呂氏曰上九爲患之大一至於此爲桀紂

六六四一  
三十

金

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二十一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二十二

䷗ 睽上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易傳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

新安朱氏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所往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躰剛柔交相

一作  
爻

爲文飾也下躰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

上躰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

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

主一

易義十一

子文

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節而加盛由節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貴義而彖分言一言无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

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必一作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

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

易文卦三

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

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

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

聖人用貴之道也貴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变

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

象而一无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

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中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井木上有火鼎是也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

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  
非謂就卦中外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  
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  
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貴本是泰卦豈  
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  
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  
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  
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  
也並易傳○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據發胷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  
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

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貴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  
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貴也凡貴之道能  
爲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  
矣故亨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  
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以藏器

則文明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

自貴亨至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剛柔相錯自然之文文明以止人爲之文文明不止則文必勝質名存實喪不可以化成天下

漢上朱氏曰貴本泰也坤之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文柔德也故曰貴亨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柔得中小者之利也然則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

三主卦

易爻十三

四五

丁

剛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則貴也非過飾也故曰貴貴者文飾之道曰往曰來者往來相錯因其質而文之易傳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以天文言之无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爲離月陰也而爲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爲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鶴首爲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

以人文言之坤來文乾而成離坤文而離明文  
明也艮止也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  
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繫  
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爲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  
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則  
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日月軌道五星順序万物  
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此合乾坤剛柔艮離兩卦而言貴也聖人觀  
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  
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变春震秋兌

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爲賁四時  
互變時變之象也觀乎人文知天下之情必麗  
乎中正中正者理之所當得者也故彰之車服  
明之藻色天下自化矣柔麗乎中正者化成天  
下之道也乾天也二變艮成也二柔麗乎中正  
也仰觀天文俯觀人文不順乎天則反求乎人  
文而已矣此推原卦變以盡賁之道也在卦氣  
爲八月故太玄準之以飾又曰賁自泰來坤上  
之乾二乾二之坤上剛柔相文故曰賁天玄地  
黃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夫乎筮賁愀然其色不

平曰以其雜乎所謂雜者即乾上坤下相文之爻也。又曰星月之光皆離之陽也故坎離以

中相易而賁分剛上而文柔

叢說

又曰王弼注

賁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

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此即卦變也而弼力詆卦變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

五也 又天文圖

右圖徐氏云天文也上脫

剛柔交錯四字故彖揲而釋之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王昭素胡安定皆用此義石徂徠不然之曰彖解亨小利有攸往中間更

三五八

易爻卦

七

注

无異文即言天文者言剛柔也者天之文也天文即剛柔二氣也二氣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者天文也臣曰日爲陽月爲陰歲熒惑鎮爲陽太白辰爲陰斗魁爲陽尾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官有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

文信矣

新安朱氏曰賁亨亨字疑衍天文也以卦變釋  
卦辟剛柔之爻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  
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  
入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化成天下極言  
賁道之大也

東萊呂氏曰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  
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  
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之飾也因其質之  
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

三三八

易文廿三

八

五

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  
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  
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  
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  
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文爾此一段當看觀  
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  
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字所聚生也火  
在其一无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

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  
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  
所致慎也豈可恃其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  
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  
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貴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  
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  
文以折獄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  
故止明政以示民耳

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貴之象也觀文明之象

則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火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  
以及遠庶政之目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火託物以明異乎晉之自  
昭明德也貴節之象君子躰之以明庶政者初  
二三四正坤爲衆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  
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哀矜獄情不恃明察也  
不尚文飾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罰何也曰噬  
嗑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貴无  
敢折獄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

濫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火明不爲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問山下有火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貴飾上說不知一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於外則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

三四五

易九

四十一

龙

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問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先生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良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龜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目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决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决便是敢於折獄書云要囚至于旬時他自是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礼秋官同意○山下有火貴離下內明外止雖然

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与山上有少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反責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離上故其象不同如此間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日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湏囚訊鞠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札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决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

三十六

卷之二

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東萊呂氏曰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柢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無敢折大抵無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昧而處下君子有

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貴節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節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步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故君子所貴壯俗所羞丑俗所貴貴<sub>一作傳</sub>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舍車而徒步者於義不可以

三才  
易說  
秉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步也君子之貴守其義而已舊傳橫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貴居賤脩節於下故曰貴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步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貴其趾徒步之象也不爲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徃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徃舍車而徒步者也君子之自貴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爲愧仁義之慝輿馬之飾原憲不爲也此舍車而徒步謂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貴之時以剛居下其躰文明致  
飾于其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汚以不義不義  
之車不若行之潔也

漢上朱氏曰艮爲指初在下躰之下動而應足  
趾也坤爲輿二坎爲輪車也四震爲大途爲足  
足趾行乎大途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爲近於  
六四爲遠舍一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  
非正應義弗乘也夫車所以貴其行義弗當乘  
而乘之辱也非貴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貴也  
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車者守義  
故也

五峯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  
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  
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爲吏烈爲商賈以自  
穢乃免

新安朱氏曰剛德明躰自貴於下爲舍非道之  
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惟君  
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爻本當從二

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  
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  
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  
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輩  
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  
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  
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賁其湏象曰賁其湏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  
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

三四三

易文大二

四十四

范

不能大变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湏義湏  
隨順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无字所附猶善惡不由  
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以湏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  
繫所附也猶知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  
質也

橫渠先生曰賁其湏起意在上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爲文明  
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爲賁也不能爲无有  
湏之象爲湏附順而生與上俱興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湏以柔附其上爲上之貴者也

漢上朱氏曰二言貫飾之道毛在頤曰湏在口  
曰儀在頰曰驕三有顧躰二象在顧下湏之象  
二三剛柔相貫貴其湏也夫文不虛生璧之湏  
生於顧血盛則繁滋血衰則減耗非增益爲之  
飾與上興也興相與也二三相貫而成震起也  
柔道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黻文章  
彫琢刻鏤玄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實而  
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豐不殺惟其稱也  
棘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不知文待質而  
後興也

五峯胡氏曰六二文明貴之主其質陰柔隨質  
之善惡而貴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  
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新安朱氏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  
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貴湏之象占者  
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東萊呂氏曰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湏  
不離於顧領文生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先生曰三更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  
貴賁之盛者也故去貴如如辭助也貴飾之盛光  
彩潤澤故去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鹿  
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貴故  
戒以常永貞正貴者飾也貴飾之事難乎常也故  
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貴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  
上下交貴爲貴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  
則字  
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貴既常而正  
誰能陵之乎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  
三十四  
易文九二  
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實矣而間乎二  
陰之間上下交貴之故曰貴如濡如也居文明  
之極爲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  
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  
能移也其孰能陵之易說

藍田呂氏曰貴如濡如貴之盛也居文明之極  
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于潤澤可謂盛矣上  
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別嫌明微等歲  
以辨守是不變至于懲以物莫之陵也

漢上朱氏曰六二以柔貴剛貴如也九三坎貯  
以剛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耀濡如也剛柔  
相貴文飾之盛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  
近相得故相貴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  
亦柔麗乎中正故吉三貴將變動而失正則上  
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  
永正誰能陵之今夫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  
文錯其服而木棟葦藩過于朝而不嫌者知禮  
法之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乘其間者有競心  
焉安能自免於凌轢乎故終莫之陵者永貞之

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動永貞之象

五峯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  
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貴之盛也如舜得十六  
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  
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  
而膏澤下於斯民貴如濡如也方世之亂英雄  
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  
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  
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  
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袁紹之

殺田豐是也終爲人所陵辱矣

新安朱氏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卦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貴如濡必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

三〇五十一  
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貴者也本當貴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貴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貴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貴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離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爲一无可疑

也雖爲三寇讐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  
真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  
貴故无怨尤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爲艮止故志堅行潔終  
无尤累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爲艮艮止也剛止乎  
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貴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  
雖未獲貴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  
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  
乃婚媾也終必獲貴矣故无尤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平位質也以四  
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近比九三近  
而不相得以爲己寇賁如者欲應初也皤如者  
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然  
潔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  
矣

漢上朱氏曰六四初九以正相賁也六四之柔  
下貴初九貴如也初九之剛上貴六四成巽六  
二爲須巽爲白皤如也言初之貴四純白相賁  
飾也六四當位伏巽爲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

疑者初間於三坎爲盜盜據内外之際四有乘剛之險初四未獲賁也雖未遽賁而應之志其疾如白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離爲雉之四巽爲雞翰如也翰剛爻也震爲作足之馬震变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離中爻男女合故曰婚媾純白无僞誰能閒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

卷之十七  
易文生  
余才  
新安朱氏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

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

東萊呂氏曰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三之剛間闊故求婚媾初四離爲九三間闊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

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貲于丘園東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貴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

受

隨一作

其裁制如東帛而

而字戔戔

則雖其柔弱

不能自爲爲

可吝少然能

從於人成貴之功終獲

其吉也

戔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

之東帛

及其制爲衣服必裁剪紛裂戔戔然東帛

喻六五本質

戔戔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

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

宜也非童幼而資貴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

爲吉也

○能從人以成貴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

也

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

上九上九斲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爲悔吝然獲其

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

悔一作隘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貴于丘園則所貴小矣束帛箋箋用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貴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爲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貴矣故終吉而

有喜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處尊位致平文者也以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能止乎中

易集卷之二

十一

矣飾乎丘園樹藝而已家給人足束帛所以戎戎旣知反本則不妄費能知吝而終吉者也文多減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保吉故可喜也漢上朱氏曰艮爲山爲果蓏山半爲丘而有蓏蓏丘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賁于丘園坤爲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坤數也三爻二繡天地奇耦之文五相賁之象委委積貌坤爲衆束帛其上多而委積用之以外聘故曰東帛委委夫五得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厚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

而終吉正則吉也陰陽得位曰喜上來貴五陽  
得位而正喜豈僞爲之哉好賢樂善有得于誠  
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峯胡氏曰德宗陸贊

新安朱氏曰六五柔中爲貴之主乾本尚實得  
實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東帛  
戋戋之象東帛薄物戋戋淺小之意人而如此  
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問貴于丘園東帛戋戋終吉曰當奢寧儉故得終吉

易解卷二

之時而安于丘園撲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  
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  
有喜又問曰貴无咎曰貴飾之事太盛則有咎  
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貴勢當然也

問貴于丘園東帛戋戋終吉曰上兩句只是  
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  
理或曰貴于丘園安定作躬本說荅云其意正  
要如此說或以戋戋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戋戋  
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戋問淺小是儉  
之義否自然所以下文吝終吉吝雖不好然却

吉。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東帛解作剪裁恐无此理且如今鄭東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决不思慮從剪裁上去。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東帛夬夬是賁得不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問賁卦九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乾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東帛夬夬之象夬夬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爲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東帛聘在外之賢伯若如此說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

程傳所指亦然蓋夬夬自是淺小之意如彼水從夬則爲淺從人從夬則爲淺從貝從夬則爲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迴又說丘園更與見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愴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君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黃鑑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貴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東帛夬夬至上九自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貴施之象也

又曰貴于丘園是務農爲本之義○問伊川解  
貴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貴三陰皆  
受貴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斁本務實說也  
先生曰如何丘園便能貴人東帛喪喪他解作  
剪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平白在這裏  
若似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  
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  
用某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  
帛喪喪作剪裁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  
也問貴六五貴于丘園是在艮卦故安止于

丘園而不復有外貴之象先生曰雖是止卦亦  
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貴飾去亦自  
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問斁本務實莫是反朴  
還淳之義否先生曰貴取貴飾之義他今却來  
貴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貴之時似若鄙吝然儉  
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貴彖辭先  
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是有之方  
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東萊呂氏曰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  
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

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以之故  
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  
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  
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  
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  
沒實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  
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  
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

三十六易初六九二  
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  
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三十六

四十六

三十六

傳  
並易

橫渠先生曰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貴故曰

上得志也

止一作  
易說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  
惟无色爲能貴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  
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  
咎而得志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

之事後素功極乎藻絢必尚素功者衆色清非白无以別之也畫繪至于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矣

漢上朱氏曰上九賁之極有不貴者焉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王制爲天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僞使人各由其情不失本真矣末流之弊尚文勝質而本真襄焉豈竚飾之初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及三三有伏巽而離体離者乾再索而成巽之變也巽爲白離爲文有色生於無

四

十一

列

色故曰自貴白質也貴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声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文何由勝咎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然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葦蘚之尚丹漆彫幾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稅夫終則有始質者文之始上九之自貴文在其中矣變而通之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

志不然事生送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烏得爲无咎貴四至上其变皆以巽人文相賁以禮讓爲本

新安朱氏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自賁无咎据剛上爻柔是不當說自然而然卦之取象不焦地拘各自說一義。又問曰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東萊呂氏曰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實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